

莫言为何推荐《生死疲劳》



诺奖组委会说,全世界很多大学生都会读莫言的作品,请他推荐一部,莫言推荐了今年在瑞典出版的《生死疲劳》,他表示,“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,以及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。……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,是对文学探索、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、统一的结合。”2006年问世的《生死疲劳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,莫言为何如此看重它?



《生死疲劳》梗概

这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,在这次神圣的“认祖归宗”仪式中,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像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,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。

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,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,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,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,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、乐观、坚韧的精神。小说的叙述者,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,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,并无罪恶,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。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,一世为人、一世为马、一世为牛、一世为驴……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,都未离开他的家族,离开这块土地。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,准确说,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。



魔幻现实主义“中国化”?

六度转世仿若“重生门”

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评语——“魔幻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”,看过《生死疲劳》的读者,一定觉得,这完全适合于这部小说。莫言最负盛名的《红高粱家族》或《丰乳肥臀》,到近期的长篇《蛙》,都有特别鲜明的“魔幻”色彩。

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,很多都受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影响。但《生死疲劳》特别的一点在于,它将舶来品的“魔幻

现实主义”和属于中国的“神怪志怪”小说传统结合。莫言把《生死疲劳》构思成一个在土改运动被处决的地主西门闹六度投胎转世的故事,他依次投胎为驴、牛、猪、狗和猴,最后又再度投胎成人,体现了所谓的“六道轮回”。开篇即写西门闹在地狱中为冤死抗诉,受尽煎熬,终被阎罗王放回。(肉体转换而意识不死,这样的手法,如果让90后的读者来评价,简直可归入如今相

当流行的网络“重生门”小说一类,只是主人公重生后,变成了牲畜。)

莫言曾多次表示自己曾受《聊斋志异》的影响,而《生死疲劳》对“牛头马面”、转世投胎的描写,完全可与“聊斋志异”媲美。莫言用了章回体,也是向中国古典和神怪小说的一种致敬。哪怕是小说的主人公的姓,也很传统并且山东——西门。

一场艺术的“探险”?

动物之眼看农民和土地变迁

总结《生死疲劳》“主要内容”,大概可以如斯概括——半个世纪的农民史,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,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“文革”,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今日中国。这类史诗性小说,《活着》是,《白鹿原》也是。但《生死疲劳》是“魔幻”版。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,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,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“叙事

视角”,驴的、牛的、猪的、狗的、人的,每一种视角里,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。这样令人瞩目的“试验”,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。

另一方面,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,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,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。更有趣的是,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,莫言仍觉不够,于是,“莫言”本

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,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,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“主人公的朋友”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作命运的收梢。

的确如莫言自己所说,他在《生死疲劳》里,做了最大范围的写作艺术的探险。而这样的探险,仿佛修炼九阴真经,需有相当功力,支撑《生死疲劳》不致支离破碎、走火入魔的,无疑是小说中那些历史和人物。

魔幻手法写现实何以可行?

“暴力狂欢”惊心动魄

以魔幻手法写现实,之所以能莫言等一辈作家所用,除了作家自身的学养,还有一个原因,即在他们看来,现实的确很“魔幻”,甚至比“魔幻”还要“魔幻”。《生死疲劳》中,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、唏嘘和罹难。比如对“文革”描写中,莫言写道:“高音喇叭的放大,成了声

音的灾难,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,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”,“牛鬼蛇神们,就从公社大院里欢天喜地地冲出来”,在评论家或读者看来,这些现实本身就是十分魔幻的。

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就是来自莫言童年时的原型,那个思想顽固,拒不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农民蓝脸。蓝脸和儿子

蓝解放是全中国唯一的单干户,和西门闹转世而成的牛一起艰难抵御着时代的宏大潮流。而西门闹的儿子蓝金龙(即西门金龙)疯狂残害父亲西门闹转世的那头牛,其“现实”以及“暴力狂欢”描写令人惊心动魄。和余华的平淡中见残酷不同,莫言以另一种手法展示着历史和现实的怪诞。(杨晚)

结语

《生死疲劳》是最符合诺奖评语的作品,和评语几可“严丝合缝”,这或许是莫言推荐此书的原因之一。但对中国读者和文学评论者而言,《生死疲劳》是否可以代表莫言的创作巅峰,大概

要存疑。毕竟,《生死疲劳》的结尾部分,仍若隐若现地有“魔幻现实主义”鼻祖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影子,漫长的家族变迁,近亲男女生出了一个“大头娃娃”,《百年孤独》则生出了一个

带尾巴的孩子。其叙述视角的变幻,的确给写作增加了很多可能性,但仍然未能脱离主观叙述的模式。而中国读者所关注的是“现实”情怀,反而还是在《蛙》或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中更多一些。当然,毕竟,莫言是面向全世界大学生读者推荐,《生死疲劳》在“中西结合”上是最完整而最完美的作品了。(杨晚)

央视“面对面”采访:您幸福吗?

莫言:我不知道

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央视《面对面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,央视记者问莫言:“你幸福吗?”莫言回答:“我不知道。”

记者:作家就像一只母鸡一样,作品就是鸡蛋,这次出了个金蛋,大家肯定对母鸡感兴趣。

莫言:漂亮的母鸡嘛看看也无妨,如果光是鸡蛋漂亮,母鸡不漂亮不看了也罢了。

记者:当时答瑞典学院时,您说是感觉惊喜而惶恐。

莫言:惊喜是觉得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?的确是非常高兴的。可是,接下来怎么处理呢?这么多媒体,多了这个所谓的光环,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盯着你,找我的毛病,更多的人故意的跟我为难?惶恐。

记者:他们给您的颁奖辞,和您自身给自己的评价,是合一的吗?

莫言:应该说他的颁奖辞表述出了我小说的某些特征吧。他当然读懂了。今天我听他们说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太准确,翻成一种虚幻跟民间故事,社会问题跟历史的两种结合,这种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记者:您幸福吗?

莫言:我不知道。

记者: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,应该幸福。

莫言: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,一切都放下,身体健康,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。我现在压力很大,忧虑忡忡,能幸福吗?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,你就会说太装了吧,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。

记者:你现在最期待的状态是什么?

莫言:结束本次访谈。

《现代文学史》将改写 为莫言设专章介绍

本报综合消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将因此改写。

据记者了解,目前在高校中较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有两个版本,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朱栋霖是这两套教材的第一主编。

14日上午,记者联系了朱教授,他告诉记者,这两个出版社将要出版的下一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,都将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改写。

朱栋霖告诉记者,明年年初,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都将出版现代文学史的修订本,他会将莫言的介绍、评价立为专章。(徐天)